



己^与蜀

梁平^著

两个二重奏

作家出版社

I227

253

2005

梁平^①

巴与蜀

两个二重奏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与蜀：两个二重奏/梁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12

ISBN 7 - 5063 - 3119 - 5

I. 巴… II. 梁…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1106 号

巴与蜀：两个二重奏

作者：梁 平

责任编辑：萧 轶

装帧设计：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5

插页：3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19 - 5

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经验和精神的重逢

我一直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情结；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有关键性的长诗为自己家园作出指认。写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自我挑战。因为写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尤其需要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整个生命归宿作出必然的理性思考。所以，任何一个诗人，一旦决定要付诸这样的实践，就要做好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因为这需要诗人的底气和勇敢。

《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两部长诗构成了我的《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这是一年之间完成的两个作品，前者发在2003年9月的下半月《诗刊》，后者发在2004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这是两个刊物创刊以来分别推出的最长篇幅的诗歌。有意思的是，我在两个作品里从不同的方向回望、打量着自己的家园。写自己家园，除了有“一团火焰，一团情愫”，更还有“一团不能忘怀的痛惜”（骆一禾语）。这种“痛惜”往往是绝对的个人经验，它可感可依，但是也因为是个人的经验，还有可能不被理解、或者误解。两个作品出来以后，听到了来自诗歌界、诗学界

众多的声音，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感到欣慰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的身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你可以在很多场合自称或者被人称作“著名”了，人们最终关心的还是你的作品、关心你的作品是否给我们的文学思考留下些许话题。否则，即使是著作等身、即使是头上的光环一层层叠加，而这一切，都会和你的“著名”一起随风而去。因此，在我内心有这样一个尺度，写作是不能投机取巧、卖乖邀宠的，每个作品都应该是你的骨血。

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一个城市对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不可替代的。这里包括这个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人价值和品质的形成。《重庆书》是在我离开生我养我45年的家园以后写作的。写这首长诗，断断续续，我几乎为此做了两年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重庆书》全诗2000余行，最后定稿为1300余行。我想说的是，这首长诗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是以探究城市血型为基调，力图高纯度提炼历史和现代经验，强调营造一种质量庞大、咄咄逼人的精神氛围和现代品质。我重视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在《重庆书》里选择了两条线索营造全诗的精神氛围，一是这个城市的血型，另一个是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一方面我试图让这个城市的血型浸透人的骨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人的生活经验去验证这个城市的血型。于是，我把抒情方向、支撑我想象力的素材范围上溯到3000年的远古，下究至一个人几十年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试图在宏大中雕刻细微，在强烈中重视舒缓，以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交叉贯穿。这样，无疑会加入一些这个城市本身的政治元素，我们没有理由鄙夷这样的元素，因为没有这个元素的国家、社会、城市和个人都是不存在的。《重庆书》并不构成一

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具体的人物，但它有鲜明的主干，这个主干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人的精神。在我们以往经验里的那些具有不可动摇性的西方史诗里的光明、日神的意象以及传统意义上长诗的叙事手段在《重庆书》里被消解了，凸现出来的是，对这个城市精神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抒情。我心里很明白，这种选择的本身，一开始就决定了必须承受史诗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长诗的较量。

对三星堆的崇拜缘于这个远古文明的灿烂和神奇。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已经让蜀人、国人无比骄傲，让世界为之瞠目结舌。在去年的下半年，我只身造访三星堆遗址七次，几乎每一次回来以后都是夜不能寐，在长久的不能自己中梳理自己的感受，使自己一次比一次清晰和冷静。在写作之前，除了亲临其境，我翻阅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三星堆应该有属于它的文学书写。但是同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文学介入这样一个厚重的历史考古文化的风险，也许电影和小说可以规避这样的风险，而诗歌则不能。如果说写《三星堆之门》确有一种责任感的话，那，应该是这种责任感和三星堆带给我“惊心动魄”的震撼，一同促成了我的创作。面对三星堆浩繁灿烂的惊世瑰宝、众多不能穷尽的历史追问和扑朔迷离的文化疑团，我最初的工作就像一个考古工作者一样，从文学的角度如数家珍般予以一一清点。我悉心倾听那里来自上古的陶的语言、玉的语言以及青铜的语言，我在各式各样的语言里寻找属于他们的血缘、身份，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我知道了“三星堆浩瀚的语言疆域/没有人可以垄断”。上古无文字时代有没有文明？古代蜀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这是三星堆留下的谜；但是对此作出史学上的指认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对已失落的古蜀文明历史的诗意追溯、感悟，乃至对这种

特殊现象的文化思考。考古是一项经验性的工作，它不断用已知的点滴资料去证实猜测和推断，出土的文物资料越多，考古学家们所下结论的准确性也越大。与之相反，诗歌却是一件向着内心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超验的。只有将这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可能体验三星堆在文学叙事之后所隐含的诗性的机智、语言的锐利和诗境的敦厚。

从西方上古、中古时代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到后来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西方史诗的建设无疑是灿烂辉煌的。中国虽然史诗不发达，但汉民族有《黑暗传》，藏民族有《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江格尔》。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史诗逐渐被现代的抒情长诗所替代（以艾略特的《荒原》为标志），形式上远离古典史诗单纯的叙事行为，力图消解传说和神话，把叙事任务完全让给了历史和小说。长诗不再作事件的叙述，使一切事件成为凸现精神的背景，这是西方长诗带来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史诗到现代长诗完成了一次跨越；遗憾的是，中国的长诗创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跟进。早期中国新诗人的长诗创作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仅仅理解到长诗量的扩张，而没有理解到质的探索”（痼疾语）。因此尽管中国新诗历史上出现了不少长诗，更多的只是在叙述一个事件的发展，一个人物的故事，而忽略的是，一部长诗精神层面上的表达以及诗质的把握，使长诗无法真正体现现代诗歌的精纯和严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我狭窄的视野里，才出现了海子的《太阳七部书》、骆一禾的《世界的血》。尽管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多是以诗剧的形式写成，但这不妨碍它作为系列长诗的存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海子以其鲜明的自传性和现代语境带来的雄浑、坚实的底蕴向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作出了挑战。骆一禾《世界

的血》以完全的抒情方式楔入诗歌长度，以生命为主题，把生命升华到了天空、火焰和海水的透明和纯净之中。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海子和骆一禾在现代长诗创作中所作出的贡献作出必要的肯定和奖掖，以至于近年虽然又出现了长诗创作热，却很难看到体现精神层面、勇于探索诗质的真正优秀的现代长诗。大量的长诗发表、出版以后如昙花一样瞬间消失如烟，有的甚至连昙花一现也没有。中国现代长诗创作仍然深陷于一个巨大的误区。

毋庸讳言，《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理性思考而创作的。应该说，《重庆书》起笔于远古而侧重的是对巴文化来源的当代审视；《三星堆之门》却是站在今天对蜀文明的追根问底。有意义的是，这两部长诗合在一起，也就完成了我对巴蜀文化的诗意回望。这既是两只伸开的翅膀，也是两道深厚的烙印。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努力坚守的是全诗的现代品质，这个品质就是现代经验和现代精神的重逢。人和城市、城市和人，历史和现实、现实和历史，这些对应关系中的隔阂和亲近、血缘和变异所呈现出来的情愫，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遗址。它的所指，正是一种集结在信仰上的深刻而真实的生命意识，一种文明的指认和反思，一种究其远古而又直抵我们现代生活的文化价值。

我希望这是一部真实、沾有“地气”的“巴蜀二重奏”。因为无论在《重庆书》还是《三星堆之门》里，读者都可以亲其肌肤，见其骨血。面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出现的一些现象，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毫不掩饰自己，我也非常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但是，我更加看重写什么。对我们民族文化、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的深刻关注，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我们的写作有了这份责任，我们就知道了该写什么。这么些年来，我一

直在写作中寻找个人经验和叙述方式的一种同谋。老实说，在完成了这部《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以后，内心有了一点点安慰。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晓渡兄为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

梁 平

2004/8/28 于成都

目 录

自序：经验和精神的重逢·····	1
------------------	---

卷一 巴的歌

重庆书·····	1
----------	---

卷二 蜀的歌

三星堆之门 ·····	71
-------------	----

卷三 听歌者说

《三星堆之门》的结构、叙事及其文化意义 ·····	陆 健	108
一座城市的精神抒写：来源和去处·····	蒋登科	116
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	杨 青	135
穿越城市时空里的灵魂·····	蓝野 整理	143

卷一 巴的歌

重庆书

巴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名称

以文字的象形

注释城市品格

城市的三分之二腾空了

接纳五湖四海，接纳所有

大海一切都美妙，除了鲨鱼和海盗。但，这不能怪海。

——海明威

扉页：城市血型

1

两江合围
十七道石头城门睡了
三千年刀枪剑戟埋在石头里
灰飞湮灭以后
一个城市的血型，渐渐清晰

巴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名称
以文字的象形
注释城市品格
城市的三分之二腾空了
接纳五湖四海，接纳所有

雕刻在滩涂上坚硬的号子
嘹亮如初
两岸猿声啼落一代代物种灵性
一江牵挂，或者蜀风、楚辞
都有一脉相承的抒情

巴的山，比其他山更刚烈倔强
就像巴的水，比其他水更阴柔妩媚
巴的人
以山的血性以水的妖冶
舞蹈风情万种

这里空气滋润，日子滋润
一捏就能出水；这里
阳光火爆，脾气火爆
一点就能燃烧。以时间书写
眨眼之间，城市还是那个城市

第一章 以前，人与事件

2

东周。巴将军蔓子
是这个城市永远的骄傲
城市依然美丽在他失血的胸前

如果援军楚国将士的血
兑换了这里的土地
如果蔓子说过的话可以失言，或者
有一千个理由
收回将军立下的承诺

那么，将军的名字
随那场战争的结束就结束了
即使将军可以进爵，可以加禄
即使巴蔓子活着
这个城市也不会让他永远

就是那场战争

面对国土和楚将士庆功的杯盏
在刚刚拭去敌人血迹的利剑上
蔓子抹一朵微笑
轻放在自己昂扬的颈项——

“吾以首级谢楚，
权当承诺的一半城池！”话落头落
落地的声响压哑了长江的咆哮
江上的风
从此呜咽了几千年

之后
楚以国礼厚葬了一颗头颅
巴以国礼厚葬了一段身躯
巴蔓子将军没死
成为这个城市的灵魂

3

撕破南宋疆域的蒙古铁骑
在这里，嘎然而止
一路浩荡烟尘的十万军帐坍塌了
元宪宗蒙哥最后的一口鲜血
在钓鱼城下
渐渐变黑

黑色浸透了这里的石头